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津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貢生臣李全玉

謄錄貢生臣馮省槐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諸傳會通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元李庶撰庶字行簡廬江人明楊士奇東里集云庶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採錄以聞故

史竟遺之則廉實忠義之士非以空言說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其長也又備采諸儒成說及他傳記畧加疏剔于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編雖以胡氏為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掇其長義一事之疑

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  
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于僖襄  
三桓之盛兆于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  
不能復讐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書  
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園責  
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  
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多採錄焉庶自序題至正九年已

丑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乃成是書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廉于鄉舉之歲即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閉戶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于科舉之學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會通原序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已為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奧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

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為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謏陋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



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廼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於卷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焉至正九年己丑七月朔後學廬陵李廡謹書



春秋會通凡例

一所編諸傳止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陳氏張氏六家為主蓋六家皆全書故也

一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專用何休注穀梁專用范甯注及正義與疏並不參用他說庶不誤引用

一程子及諸家說多附見謹案之下蓋以無全傳難並列也

一所編本欲並見諸傳異同故凡繫釋經無大舛僻

者皆錄其有倍禮傷義決不可從者略疏於謹案  
下而辯之

一其三傳有難繫於經文下而有關於經者別為附錄  
庶不紊雜經注

一其三傳義理異同者略疏其是非於謹案下大率  
多以胡氏為主皆依先儒成說並不敢臆斷

一此經大槩在屬詞比事故於例之異同事之首尾  
或辭同而事異或事異而辭同皆通經提掇大意

使前後貫通一事之疑一字之異皆發明之並用  
先儒議論

一所編諸傳務欲撮其精要故未免裁翦刪削然所  
去皆浮詞至於確實之語無一字敢棄其注疏中  
間有一句一字之精者亦采錄無遺

一經中地名人名等有關經義者注之餘不錄  
一經傳中制度合考究者並詳考於謹案下



春秋諸傳序

晉杜預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  
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

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  
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  
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  
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  
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  
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  
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  
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

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  
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  
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  
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  
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

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

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漢何休公羊傳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朔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

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  
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晉范甯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  
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  
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嶽為之崩竭  
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  
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

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  
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  
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  
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  
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  
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

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  
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  
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  
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  
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  
貴必屈故附勢匪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道典也先王之道既宏

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  
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  
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  
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  
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  
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  
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

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  
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  
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  
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  
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  
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  
理或未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  
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

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  
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艷  
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  
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  
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  
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  
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  
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

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  
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  
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  
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  
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  
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姓名名曰春  
秋穀梁傳集解

程子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脩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

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  
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  
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于斯耳斯道  
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秉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  
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  
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與義時措從宜者為

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知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于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

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  
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宗寧二  
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宋胡安國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  
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  
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

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  
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  
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  
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  
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

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  
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  
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于橫流存天理於  
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  
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  
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  
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

經本忠恕則蘊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

王氏新說案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致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胡氏進春秋傳表

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  
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  
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為天下  
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  
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為名而仲尼固曰丘竊取之矣霸  
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

益張然後陪臣執國命吳楚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于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

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鑑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祇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予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于隱公終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于闕雎之應而能事畢矣書火于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房為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

喪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  
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  
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粵自熙寧崇尚釋老  
蒙莊之學以虛無為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  
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默不敢  
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  
是與春秋正相反也侈心益縱至汴京失守舉族北遷  
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聖德日新嗣承寶位于三綱

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  
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  
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詔旨輒不自揆罄竭  
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餘萬言上之御府恭惟肅  
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  
鑑天人休咎之符覈賞罰是非之實懋檢身之盛德恢  
至治之遠圖式敘邦經永康國步

宋樓鑰陳氏後傳序略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

傅良

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闕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

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桓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

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於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臯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



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  
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  
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  
有一人之辭于干戈無不貶于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  
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  
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  
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  
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

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而  
以郊為夸舉祝鮀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  
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  
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  
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  
旨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  
皆合于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  
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

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讀春秋綱領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  
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又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

案此孔子脩春秋之本旨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又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

案此孔子假魯史以寓王法之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  
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案此孟子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案此孔子修春秋之大用也

史記曰孔子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程子曰春秋聖人之用聖人之用全在此書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乃窮理之要 又曰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謂權義也時也 又曰後世以史視經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

餘見程子序



案此諸家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易泰卦曰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 坤上六  
文言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 否上九曰傾  
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剝上九曰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案此春秋尊君抑臣外四夷存中國之意也

書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 書康誥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舜典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案此春秋公賞罰嚴恕之意也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 又曰管仲之器小哉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 又曰五伯假之也 又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

罪人也 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又曰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 邵子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  
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  
四國不先治五霸之功過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  
之心矣

案此春秋子奪霸者之大意也

禮運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

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今天道既  
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為禮  
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  
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  
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是謂小康孟子  
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案此春秋志大道待衰世之微意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又曰畏天命畏大人 又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  
來之 又曰俎豆之事則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 又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 又曰  
季氏八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  
朝請討之 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

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案此數條皆春秋正名分謹盟誓畏天愛民討賊慎戰明禮樂之大義也

趙子曰春秋綴敘之體有三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書所謂常事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

損其文以寄褒貶此二事也慶瑞災異及執殺奔放  
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非常之事亦史策所當載夫  
子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

案趙子此條論夫子脩經之大凡頗詳要故著  
於此

胡氏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  
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有重疊  
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辭同者正例也辭異則其例變矣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

案胡氏此條論春秋正變之例

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義皆密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啖趙謂



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  
妄加附益轉相傳授寔失其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  
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  
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旨  
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案胡氏此條論三傳取舍之義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會通卷一

元 李廉 撰

左氏

杜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

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

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

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公羊

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改也

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何氏休

以為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舊以為獲麟而作九

月書成春秋作秋成故云春秋非也莊七年傳穀梁疏

曰不修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矣

年有四時春先于夏秋胡氏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

尼就加筆削乃史  
外傳心之要與也

案春秋名義三家說同而杜氏  
錯舉四時以為名之說為當

左氏

杜氏曰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  
本意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

王之政也今麟出非時聖人所以感也絕筆于獲麟  
一句所感而起因以為終也始于隱公者以平王東

周之始而隱公  
讓國之賢君也公羊疏哀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

二十國寶書乃作春秋九月經成何以始乎隱据得  
麟乃作祖之所建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

人道泆王道備必止于麟者欲見  
撥亂功成太平以瑞應為效也穀梁昔周道衰陵

之道喪興之者在已于是因魯史修春秋于時則接  
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先王之道既宏麟感而來應

因事備而終胡氏孟子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篇故絕筆焉後春秋作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

亡之後然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于孝公惠  
公者東遷之始諸侯猶來朝列國猶有請流風遺俗

猶有存者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至其晚年失  
道滋甚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于是三綱淪人

望絕矣託始于隱不亦深切著明哉陳氏春秋非始  
文成而麟至聖人先天而天弗違也于平王始

于桓王也縵葛之敗夔倫攸戮春秋  
所以作也故終鄭莊之篇皆特筆

案春秋作經之始終胡氏託始之說本孟子文  
成麟至之說本穀梁感麟而作公羊杜預之說

同獲麟而止公羊穀梁之旨異蓋公羊以為因  
麟而脩經經成道備托言太平瑞應故就以為

止穀梁則直以為經成而麟始至為少不同  
耳後世又創為先得白麟之語不經甚矣

隱公

名息姑諡法不尸其位曰隱在位十一年

左氏

魯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十二世至惠公惠公元妃孟子無子繼室孟子之弟聲子生

隱公後又娶宋女仲子生桓公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惠公欲立桓公惠公薨桓公少隱

公即位而奉之

案左氏謂惠公欲立桓公故隱公自以為攝位然仲子既非適則隱公居長不得謂之攝也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左氏

注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

言一年一月也

公羊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注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穀梁

疏元者氣之本善之長人君當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也

胡氏

元稱

年者明人君之用也乾元資始天之用也坤元資生  
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  
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仁人心也春秋深明  
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而遠  
近莫不正矣舜紀元日商稱元祀此經書元年亦述  
而不作者也元即仁仁人心此雖三名其實一物語  
元則隱語 陳氏惟王者然後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  
心則顯 以前未有也以周語及竹書考之則  
諸侯之作史改元皆出于共和之際史記魯真公十  
四年齊武公九年宋釐公十七年晉靖侯十七年楚  
熊勇六年陳幽公十二年始記  
厲王奔虢則記年所由起也

案體元之說四傳皆同獨諸侯不得改元本何  
休說而陳氏因之然何休則以為王者然後改  
元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稱元而陳氏直以  
為魯僭改元又不同矣胡氏云若謂諸侯不當

改元則當書四十九年正月豈聖人經世之意哉故當主杜氏○又案胡宏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于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于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為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改元之說矣○又案程子謂元年只如人家長子稱大郎此雖微異亦通

春王正月左氏

王周正月注周正建子正月也

公羊

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

文王也王正月大一統也注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昏斗指東方曰春文王周始受命之王也故假以為王法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穀梁無令萬物無不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



事必舉正胡氏周正建子則冬十有一月也商以丑月謹始也

以亥為正而建國書冬十月則時不易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則曰行夏

之時作春秋則曰王正月蓋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也故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

假天時以立義耳加王于正大一統也正次王王陳次春四字乃聖人立法創制非魯史之舊文矣

氏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如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

陽木之類是也言月皆周月如康誥三月召誥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夏之類是也未有

以夏時冠周月者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至東遷後國自為史不惟改元又改歷矣

夫子脩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張氏此所謂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

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為天統蓋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也地化商正也人事之紀夏正也

案春王正月三傳皆無明文左氏以正月為建子得之矣而畧于春字之義何氏以斗指東方為春得之矣而畧于正月之文至穀梁則皆無論焉其烝祭下曰烝冬祭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似以春為建寅之月然亦未嘗明言之漢唐孔氏諸儒則直以周孟春為建子之月矣至宋諸公始有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春秋書春為假天時以立義則是十一月本非春但聖人虛立春字于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而朱子亦曰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如此說與夏時周正二義並行而不妨近世有不主胡氏

者以為東遷之後天子不協時月侯國不奉正朔故魯亦改歷以十一月為春夫子因而書之以罪魯之傲擾天紀此亦陳氏之意也其說無據不可從但如胡氏說則經有不書月而止書時處又誠有事與時差兩月之疑矣獨張氏用劉歆說則見于陳寵傳甚明白蓋武王改月時就改十一月為春也朱子又曰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疑是元改作春正月此論疑可通今備載陳寵說于下○又案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近世新安陳氏所謂月數于周而改春隨正而易是也据胡氏說則周時與月皆未嘗改此四字乃聖人新意今亦未敢強為之說備錄以俟知者○又案前漢律歷志周師初發以殷

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  
月明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  
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  
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足  
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為  
春也○又案謝氏曰元始年也人君以德教養  
天下始于是年與元氣發育萬物不異故即位  
之一年謂之元年正始月也人君以政率天下  
正天下始于是月故年之一月謂之正月有德  
然後有政有年然後有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  
正起

附錄

不言即位左氏攝也注假攝君政不脩即  
公羊何

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欲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  
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明隱公本無受國之

心故不書即位穀梁言君之不取為公將以讓桓

也讓桓正胡氏國君踰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

乎曰不正胡氏史主記時事必書即位之事而隱

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

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今

隱公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諸大夫

振已以立而自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

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案公羊所謂諸大夫

春秋會通

六

立桓則隱無父命桓公客死于齊則莊無父命  
閔有子般之亂僖因閔公之亂則閔僖皆無父  
命既無父命又不請于王故削其即位不予其  
為君也此與衛晉書立齊小白書入同義父成  
襄昭哀雖無王命而父死子繼承國有名得書  
即位穀梁所謂繼正即位是也此與書子同生  
罪陳乞弑君同義桓宣二公亂倫失正則如其  
意而書即位與定之即位六月不可不謹皆  
特筆非常例比

附錄

五始三義

公羊

注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  
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

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  
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  
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  
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

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而成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矣

案春秋諸公首年皆具元年春王正月惟定公不書正月定無正始也書春王正月九月十三春王二月二十一春王三月十九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而皆繫以王者存三統也止書春不書月者九十六事在所畧不必書月也春正月不書王者九十春二月不書王者三桓無王也無事亦舉首時者四時具然後成歲也隱公十年無正者隱

不自以為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之當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蔑魯地公羊作昧此私盟之始

左氏

邾子克也未王

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注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貴之

公羊

及者何與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邾婁之君也曷為稱字

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始與公盟也此其可褒奈何漸進也注凡書盟者惡之為其約誓大甚今春秋假新王于魯此直善其慕新王之義非善其盟也

穀梁

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父猶傳也男子之美

稱也胡氏

魯侯爵而稱公臣子之詞我所欲曰及邾者也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中國之附庸例稱

字其常也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



汲汲欲焉惡  
隱公之私也  
陳氏特相盟也  
特相會盟  
張氏凡會盟  
不書惟內悉書之  
侵伐內

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夫繼好息民固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為人上者相與講信脩睦之道故書公及以譏之而魯邦之好卒不能久成矣

案邾為附庸左氏穀梁皆同但二家皆以附庸例稱名為例故或以為貴之或以為美稱不知首開私盟之端何美之有及字之義三家皆同然但知予儀父而不知罪公故疏公羊者遂以為汲汲于善事矣且既知春秋惡盟誓而又不敢言褒儀父之非于是以為善其慕新王之義愈失之矣故胡氏發中國附庸稱字之例則儀父非褒辭而與蕭叔例合以及字罪公盖用杜預即位求好之說豈非隱公之立工不請命內不承國亦待茲盟以自安邪○又案魯邾之盟

五茂趙猶出于公祿祥振句繹皆出于大夫此世變也。○又案稱字例胡曰王朝大夫例稱字中國附庸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案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又案儀父既為字而祿父行父林父又以父為名趙子亦以為名然孔父則二傳皆以為字胡氏獨以為名要之不可一論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莊二十二年 鄆趙子曰當作鄆蓋自鄆至共為便路若南

至潁川鄆陵即不當奔共也

左氏

初鄭武公娶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故惡之愛段欲

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岳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讖失教也謂之鄭志

**公羊** 克之者何殺之也大鄭伯不言出奔難之也 公羊 之惡也段不稱弟當國也 注言段本欲當國為君故如其意 穀梁 克者何能也 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 穀梁 何能也能殺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甚

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馮遠也猶曰取之其  
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緩追逸賊親親之道  
也注言去已遠矣猶追殺之何異  
**胡氏**用兵大事也  
探其母懷中之赤子而殺之乎  
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  
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  
之在伯也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馮操之  
為已殲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  
誅之罪也曷為縱釋叔段移于莊公舉法若是失輕  
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  
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處乎外國人又  
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  
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  
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  
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于仁而不偷况  
以惡養天倫使限于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

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  
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  
**陳氏**克勝也以千乘之國  
勝其弟云爾先君之

子稱公子必篡若爭國而後但名之州吁陳佗之類  
是也段稱弟則疑于佞夫段稱公子則疑于禦寇

案春秋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  
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

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凶逆故上書鄭  
伯下去其弟以交讎之○又案此書克與弗克

納二克字正相對故殺梁以此為大鄭伯之惡  
彼為大其弗克納○又案責鄭伯之說諸家皆

同但左氏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  
公羊但責其親殺已非經旨况令其勿與而使

執政殺之此可待于真有罪者  
而非可用于養惡之鄭莊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  
緩且子氏未薨

故名注宰官咺名也天子大夫書字今惠公久薨仲子未死一則贈死不及尸一則豫凶事故貶來者自外之文歸者**公羊**昌為以官氏宰士也仲子不稱夫不反之辭

**子仲子**春秋以天自處繫王于天為萬世法冢微也**胡氏**宰稱宰咺其名也王朝上中士書名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妻爾以天王之尊下贈諸侯之妻是加冠于屨人道之大經拂矣

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而承命以贈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前贈仲子則名冢

**陳氏**歸贈蓋命之宰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張氏**春秋加天于王之上見天子當奉春秋之詞也

若天道而行天之命也凡春秋之書以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罪極惡而後加焉不可以常事觀也

案王臣稱例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  
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陳氏曰周大夫不名  
爵從其爵未爵稱字必微者而後名之卒名之  
舍是無名道矣則啗之書名諸傳皆賤也但杜  
氏以為天子大夫則王朝大夫至魯多矣何以  
皆不書官公羊以為中士以官錄謂以所繫之  
官錄之則不應與宰周公同稱宰趙子又以為  
只是名氏如宰子之類則此經為無貶矣皆非  
也○案程子曰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  
可去天而名啗以見之○又案春秋有惠公仲  
子僖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為兼賤獨程氏  
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  
為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于是胡氏陳氏因  
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為惠公之母孝  
公之妾則  
大失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左氏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

始通也注客主無名皆微者凡盟以國地國主亦與盟

公羊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宋稱人微者

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則與可知

穀梁

卑者之盟不日胡氏稱

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此志者有宿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

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

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敵血其載果掌于司

盟猶不以為善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畔之信

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陳氏盟之端見矣



案魯宋之交始此而離于六年之輸平。○案凡盟不自內止書及者凡八高僖處父荀庚良夫卻犛向戌上皆書日者諱公之盟也穀梁是矣宿盟之為微者諸傳皆同獨趙子以宿為諱公與大夫盟女粟為諱公與天子大夫盟而通之于齊翟泉之例為不同耳是蓋不知卑者盟不日之說也。○又案地以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地者不嫌也且其書宋則無以見其會圍宋諸侯之罪也若穀以宿為邑名又非矣又案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人盟為離盟三人盟為參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左氏

非王命也注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非王命

故不稱使穀梁

來者來朝也弗謂朝何也案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

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胡氏直書曰來

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也胡氏不予其朝

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

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經于

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予正其本也隱公之立未

嘗請命王法所當討祭伯不能詔王正典刑而遠來

朝之非陳氏來未有無辭者無辭以為稱則但書來

阿私乎祭伯無天子之命而私交故與介狄同

文張氏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

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為朝而公羊獨以為為字啖  
子又以為寔內諸侯例稱字若以伯為爵則毛  
伯召伯榮叔祭叔是何爵乎遂以伯為字此皆  
其不合者也左注是○又案春秋有祭伯又有  
祭公祭叔杜氏于祭公則曰諸侯為天子三公

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叔為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為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為冢內諸侯而又以叔為名公羊疏遂以公為爵伯為字而以為一人兩無所據豈非伯者本爵公者此時入為三公而叔者祭之大夫乎姑存于此以俟續考○又案春秋止書來者七祭伯寔不與其朝介葛盧白狄皆不能朝祭叔不與其聘祭公仲孫皆無詞以為稱餘婦人歸寧書來不入此例

公子益師卒左氏

衆父卒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注卿公佐之喪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

羊

何以不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

胡氏

凡公子公孫登名于史冊者貴

戚之卿也不書官者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疆書日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書日左氏以為公不與小

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于內而公在外皆書日三家之說皆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案程子曰不書官者當時不請命于天子故不與其為卿○又案此條胡氏辨甚當但經書內臣三十二人惟益師無駭使得臣四人不日又似不可曉

附錄

公羊三

公羊

世說詞注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

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曾時事也異詞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所見之世思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內申季孫意如卒是也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思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畧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所傳聞之世高魯之

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畧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尚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畧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畧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晉侯會狄襄二十三年邾鼻我來奔是也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公此例又見成宋亂

下

案此段分三世大意本可通但注引證皆鑿○又案朱子曰公不書即位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夫婦之事也及邾盟朋友之事也克段兄弟之事也開卷人倫便在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此外交之始

左氏

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公羊

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王穀梁會者外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距去者勿追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胡氏戎狄舉號外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正朔張氏君之尊失中國不加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國之重不脩政事以啟猾夏之階

案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吳與會戎異詞趙子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是也

附錄 春夏不穀梁

注凡年首月承于時時承于年書王月穀梁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

所以見王者奉時承天也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于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黷者他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皆小國穀梁以向為我邑此入國之始左氏莒子娶

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注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公羊入者何得穀

入者內弗受也注入無大小胡氏以事言之入者苟不以罪則義皆不可受

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非王事而人國邑違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

焉見天王之不君也陳氏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具事直書義自見矣

將書大夫自卻缺入蔡始惟內大夫則書之

案書人例有四合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詞也興兵討伐而稱人則寡詞也以卑者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以貴者黜去名爵而稱人則貶詞也春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附庸小國

左氏

司空無駭入極費季父勝之注季父費伯也前年費

伯城郎今因得勝極

公羊

此滅也其入何

穀梁

注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

胡氏

無駭不氏未賜族也餘同入向義

陳氏

春秋之初魯有無駭俠鄭有宛詹紀有裂縵猶

有未命大夫也

案無駭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為未賜族公羊則以為疾始滅穀梁則以為貶滅同姓以



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為無據矣  
○又案春秋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

其我入祊不入此例書入二  
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曰庚辰七月九日

左氏

戎請盟

胡氏

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春秋謹  
于華夷之辨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  
而與戎狄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于日者必以  
事條日而前此幾不日宿不日後此密不日石門不  
日獨盟于唐書張氏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  
日者謹之也張氏日然會未有書日者至盟誓必  
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  
或寒皆考于此固有國所尤謹也

附錄

書曰

公羊

疏若尊者之盟則大信時小信月  
不信日若其微者不問信與不信

時 昏書 穀梁

凡公卿之盟昏書日卑者之盟不日外盟不日公卿盟不日者渝也

案二家于尊者盟書日之說相反卑者盟不日之說相同以齊桓盟多不日觀之則公羊稍長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履緌左氏經作裂繻

氏 紀裂繻來逆女

公羊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恥也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胡氏魯哀公問

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世子而

親迎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而親迎也夫婦人倫之本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

恒歸睂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陳氏春秋之初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大夫恒稱

人必有好事于諸侯則書其大夫已命  
字之未命名之各從其稱無譏焉爾

案公羊女在國稱女紀履綸逆女是也在塗稱  
婦媵陳人之婦是也入國稱夫人臣子之詞也  
又曰婦者有姑之詞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是  
也○又案譏不親迎殺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  
內女為夫人凡入見于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  
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莫  
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說亦有見又曰內  
女為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  
姬不書歸邾伯姬不書歸杞叔姬不書歸皆遭  
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又案莒慶  
高固之來逆不稱女非君逆也蕩  
伯姬來逆稱婦姑不當自逆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  
以為裂繻字也

左氏

魯故也注莒  
魯有怨紀侯

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繼好公  
息民故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工稱字以嘉之

羊

紀子伯者何

胡氏

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  
缺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

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贈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類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也闕疑而慎言其餘

可矣 陳氏

外特相盟也特相盟不書  
書紀莒志諸侯之合也

案紀子伯之說左氏傳會作子帛然通經無大夫先諸侯之例有不通矣穀梁又以伯為長皆穿鑿之詞也程子本公羊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工猶有闕字也若陳氏直以為二國則伯字又美文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

夫人隱之妻也卒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

也者胡氏

邦君之妻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不書葬以明順也

案子氏左以為桓公之母即仲子也公羊以為隱公之母則聲子也程子從穀梁胡氏因之

鄭人伐衛左氏

隱元年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

號師伐衛至是鄭又伐衛討滑之亂也注治取廩延之亂

胡氏

聲罪致討曰伐征天子之大權今

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于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

于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陳氏

鄭衛交怨也侵伐君將稱君大夫稱人用衆焉稱師大夫將書大夫

自晉陽處父始

案用兵例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縲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若無鐘鼓何以行乎左氏非也公羊曰猶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為精淺者為猶案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以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案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初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又案胡氏侵伐例

本趙子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杜預以長歷推是二月朔不書朔史失之

左

氏

注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則食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

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或公羊何以書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

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胡氏

日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

則灾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灾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灾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灾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徵也

案日食例春秋三十六胡氏取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此例二十七言朔不言日食既朔

也蓋盡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是也此例一桓十七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此例六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夜食矣此例二莊十八僖十五公羊曰某月某日朔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謂二日食如此年二月己巳食是也失之後者朔在後謂晦日食如莊十八年三月食是也二說惟穀梁精但晦食之說徐邈以為皆前月晦蓋以己巳為二月晦則三月不當有庚戌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前月之晦也然正月晦而冠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于朔今雖未朔而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係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晦也今案徐邈說甚明而范氏于宣十年四月



丙辰下注云己巳在丙辰晦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則又直以為本月之晦與徐說不合要之徐說是但殺梁疏于宣十年下不再舉徐說以辨之遂成二義耳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前春秋四十八年即位在位五十一年桓王立左氏以為實壬戌

赴以遠日欲諸侯速至

胡氏

春秋十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

志崩不志葬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

案胡氏不書葬之說本杜氏公羊以天子不記葬者失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經公羊尹氏者何天子之大

卿世卿非禮也注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因其卒絕之胡氏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志世卿非禮為後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于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于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案尹氏之為天子大夫公穀皆同而左氏經文書君氏卒遂以為隱公之母聲子也言隱公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不敢備禮于其母不赴于諸侯不祔于姑所以不言薨不言夫人不言葬不書姓特為公故書君氏以別凡妾也張氏以為於義例皆無所據故胡氏不取○又案春秋書

氏有武氏崔氏公羊皆以世卿為讎胡氏則以崔氏為舉族皆奔此義稍異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此來求之始

左氏

王未葬也注武氏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

續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于冢宰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公

羊

其稱武氏子何讎父卒子未命而便為大夫也何以不書使當喪未君也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穀梁

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

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胡氏

不稱使當

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讎之喪未君非王命也于以謹天下之道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于臣不

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

案經書來求者三武氏子毛伯皆以當喪未君  
故不書使桓十五年家父之求車雖稱王使然  
諸侯不貢車服所  
求非所當求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左氏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宣公舍與

夷宣子即殤公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

主社稷使公子馮穆公子出居于鄭穆公卒殤公即

位胡氏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或日或不日謹則書日慢則書時或名或不名者會盟則名

于載書聘問則名于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邦君而書卒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有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

案宋鄭之爭始于此因四年宋殤會三國伐鄭為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於防中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奸雄然亦始因宋殤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弑然後已焉故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然公羊不責殤公之忌克而反責宣公之推讓非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地 齊僖公十一年

左氏尋

之盟也盧盟

胡氏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于聖人之王法則非

在春秋前

常也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此禮記周禮之言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立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來告會盟則書而不削者

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于天下  
**陳氏**齊鄭合也  
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特相盟不

書必闕于天下之故然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  
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天下之無伯齊  
為之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  
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夫子作春秋于  
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焉于  
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焉

紫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雄因  
是春交質之故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  
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因  
齊僖有小伯之志于是黨齊以仇宋矣此石門  
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與也左氏  
于是年首序周鄭交惡之事亦為有見于此王  
伯消長之機  
不在茲乎

癸未葬宋穆公胡氏

外諸侯葬因魯會而書或日或不日者備則書日略則書時或葬或不

不葬者有怠于禮而不葬有弱其君而不葬無其事  
闕其文魯史之舊也有討其賊而不葬有諱其辱而  
不葬有治其罪而不葬有避其號  
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周桓王元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取邑之始

公羊

外取邑不

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注  
据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

穀梁

言伐言取所惡也  
諸侯相伐取地于

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  
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  
收奪之名牟婁杞邑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  
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  
焉至是伐國取陳氏外取邑不書自隱以前則書之  
邑其暴益肆矣

為重也。据傳自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也。  
**張氏** 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并之也。

案取字例胡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蚩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郟郟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畧相通矣。然濟西汶陽復故田而亦曰取。何哉。苟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也。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左氏以取為易。又曰不用師徒則宋取長葛連兵經年。何易之有。故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穀梁作祝

月十七日有日無月

戊申三左氏

莊衛



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  
死其娣戴嬀生桓公完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  
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  
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弗聽桓公立十四年州吁弑  
桓公公羊曷為以國穀梁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嬖  
而立公羊氏當國也穀梁也弑而代之也注凡非正  
嫡則謂胡氏此公子州吁也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  
之嫌胡氏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與聞政事  
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不以賤妨貴  
少陵長亂何由作春秋之旨在于端本清源以衛詩  
錄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  
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張氏不稱公子  
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張氏惡逆之首  
去其屬籍  
以誅之也

案春秋公子弑君者五商人歸生此皆書公子獨州吁無知以國氏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書遇之始

左氏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

來告亂夏遇于清注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

公羊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注古者遇禮為朝天子若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穀梁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明非常遇也  
傳不期異義遇禮又見昭二十五年  
**胡氏**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過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共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

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于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案纂例六遇清谷魯濟皆書公及內之遇也二垂梁丘皆以爵列書外之遇也而胡氏獨以為外遇四以為季姬鄆子則當在內遇例以為桃丘則本以會出恐又不當同于簡禮之例穀梁于此傳曰遇者志相得也蓋因桃丘弗遇以為志不得相遂為此辭則當從桃丘公羊注曰遇例時而疏者引六月季姬遇防以為書月甚惡之則又當從防蓋未詳所指也今胡通例定以遇防為外遇然及字又同于內遇之文且季姬鄆子何得以尊卑言之要之只纂例是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會伐之始

左氏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

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怨于鄭據二年之  
伐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  
以除君害君為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宋  
人許之故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胡氏春秋之法  
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  
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隣  
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可但已乎聲罪致討雖先發  
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  
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  
公為首示誅亂討賊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  
為惡者  
孤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

諸侯復伐  
鄭宋公使

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書  
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公羊

輦者何公子輦也不稱公子貶曷為胡氏輦以貶與弑公也注据叔老會伐許不貶不義

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于異姓之卿况輦已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于早罷其兵柄猶使帥師是以及鍾巫之禍故于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若曰輦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孔子曰言之重詞之複烏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輦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陳氏書之復書之終春秋變一

附錄

陳氏再見馬特書之法嚴矣  
陳氏春秋有達例三有同號者馬有同辭者馬有同文者馬號不足以盡

意而後見于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于文以同文為猶未也而至于變文則特書也

案春秋書內大夫會伐者八輩溺皆貶詞單伯得臣歸父僑如叔豹叔老之無貶者伯令也獨貶翬之說公穀以為翬有弑隱之罪故終隱之篇貶之然翬未弑而先貶恐無此理故胡氏從左傳會伐未有言帥師而翬兩言帥師蓋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君者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左氏

州吁未能和其民石碯曰王覲為可陳桓公方有寵

于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請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公羊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注明人討致令出入自恣謹其時月以著臣子之緩慢也

胡氏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伐鄭之役公孫文仲主兵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

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碯謀之而使右宰醜泄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之心亦夫人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之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陳氏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陳氏

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公子初弑君衛人為之變終風日月之詩作于宮中擊鼓作于國中不踰年卒討之故合五國之衆不能定州吁而殺于濮見衛之有臣子也

案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徵舒樂盈良霄是也樂盈良霄雖非弑君而皆叛逆之

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弑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故不成其為賊商臣弑君而齊人殺之不得例于討賊蔡般弑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于討賊者罪齊蔡國人

不以為賊而君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公左氏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衆

也注善其得衆故不書入

公羊

立者不宜立也稱人衆立之之穀詞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梁

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子正不子賢

胡氏

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

立可乎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陳氏其君之罪于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為侈而晉受之工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譏不在立也必若衛人賊討君葬然後可以書立矣

案春秋書立四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武宮煬宮皆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為國人所與子朝獨為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者朝之罪已顯晉之得衆疑于當立故特去公子以見之也○又案謝氏曰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雖正非王命則在所治受立雖順非王命則在所黜

春秋會通卷一